

星期天夜光杯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21年3月21日 星期日 第871期 |

新民晚报

首席编辑: 吴南瑶 视觉设计: 戚黎明 编辑邮箱: wup@xmwb.com.cn

9



章明

爬上脚手架，听老建筑的「耳语」

《夜光杯》读了很多年了，作为一位90岁的女建筑师，希望就这些年来点点滴滴故事，老少读者都能喜欢。章明

没想到90岁的女建筑师章明先生在天目西路上的公司，竟如此朴实无华。办公室里码得整整齐齐，未来得及开封的画册书籍还透露着一点点老派知识分子的不经意。

章明说，我68岁那年退休，用自己的名字开建筑事务所，跟着我的五六位建筑师里，有两三个也都60岁出头啦。这些“老建筑师”做出了在当时看来十分大胆的举动，往后的二十余年里，外滩1号、12号、15号、23号、上海音乐厅、沐恩堂、马勒别墅、湖南别墅、武康大楼、丁香花园、严家花园等等，百余幢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在他们的严谨考证、精雕细琢中，渐渐拂去了时光在其外貌留下的皱纹，恢复了往昔的光彩。

清瘦矍铄的章明，在耄耋之年，丝毫不见岁月带给身体的羁绊，她坚持去施工现场，手脚并用地攀上安装于建筑外表的脚手架，一次又一次的攀登，是为了能够近一点再近一点地接触到这些伫立街头的“老者”，聆听它们的语声。



徐佳和

章明少女时的梦想，并非是学建筑，而是想上交通大学，读航空专业，学开飞机冲上蓝天。家里兄弟姐妹一共十人，她排行第五，大姐在新中国未成立之前毕业于交通大学，女子找工作不易，最后大姐专业没有对口，就去中学当了教书先生。有了这个教训，“我爸爸说，打仗毁坏房屋总要造起来，你学建筑吧，有饭吃。”可那时章明心中仍执着于蓝天梦，还是去参加了交大的数学考试，不过一考完，心里就明白：“这下完了，只做对了三道题。”想到此处，她忍不住大笑：“我的航空梦就此破灭了呀。”于是，她只好遂了父亲的心愿去考圣约翰大学，读建筑。一年之后，恰逢学校院系大调整，圣约翰的建筑系并入了同济大学，临到大学毕业，

1

美琪大戏院里少女的梦想

遇到国家实行“第一个五年计划”，便去哈工大读了一年。

家里的兄弟姐妹零零散散地散居于亲戚家，章明住在胶州路，那时对面的康定路上有许多漂亮的花园洋房，影影绰绰地留在了她的记忆中。不远处的美琪大戏院就是她印象深刻的一幢美丽建筑。章明人读的是震旦中学，女学生们排话剧最是起劲，美琪的舞台上留下了少女们的影子和欢笑。章明说，那时候，自己哪里轮到演主角，只能跑跑龙套。可是从舞台的这头踮着脚走到舞台的那头，少女的心就已为舞台的灯光所深深迷恋。

进入大学，周六周日一得闲，章明就约了同学朋友去美琪大戏院看电影，“就记得美琪的音响真是好啊，即使我们坐在最后一排，台上放什么，还是听得清清楚楚。”待到2016年，章明主持修缮美琪大戏院之际发现，美琪大戏院的舞台与少时的记忆产生了距离，原本优美的曲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改变，但是仅凭个人记忆不可靠，她和她的团队从档案图纸上，从美琪原职工的口中，一点点复原出了戏院的原貌。“我想让大家看到修复后的建筑发出感慨，‘哦！1941年的美琪是这样的。’”

2

承继前辈大师留下的严谨刻苦

章明师从我国现当代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刘敦桢先生，1961年，章明从南京调回上海后不久，就被调去参加了上海市建设委员会的建筑三史（古代史、近代史、现代史）编辑工作，与刘敦桢交往甚笃的陈从周先生任组长，章明是副组长，并且具体负责近代史部分。“那时，我们几乎访遍了上海所有的建于20世纪初的建筑，一一建档，做得非常细。”

有一次章明和陈从周一起去一处山区考察，上山时，当地群众怕山路崎岖，便牵来一公一母两匹马给他们代步。陈先生觉得母马漂亮，就让给了女同志骑，自己

骑公马，孰料，公马性子烈，腾跃几下便把陈先生掀翻在地，吓坏了同行的章明。当时陈先生已经年迈，赶忙送到医院，所幸并无大碍。而作为建筑师一定要到实地仔细观察当地环境地貌、施工材料、施工进度等等这般的严谨刻苦精神，章明从老先生们的身上继承下来，代代传承。

直到两年前，章明还坚持爬上工地的脚手架，近距离仔细观察建筑物最终的修缮情况，生怕封存在墙壁里的光芒因为现代人的一时疏忽而再度被遮蔽。旁边陪着她的助手年少她十几岁爬得气喘吁吁，她却面不改色。

“不爬上去我怎么看得清建筑的颜色、材质到底如何呢？”她一直记得修缮永安公司时，发现建筑表面被封住的阳台栏杆的那段往事。正是因为那天自己爬上了六层楼的脚手架，四处探头看，一眼发现了转角处砖头破开了的地方露出了一小段铁铸的栏杆，她觉得那可能就是建筑本来的面貌“混凝土阳台，太粗笨了，那么著名的建筑师，不可能设计上留有如此的败笔。”她立刻叮嘱现场工作人员，一定要一段一段分开凿剥，若整段凿，里面的栏杆就容易敲断。果然，经过清理，封存多年的铸铁栏杆重见天日。可以想象昔日的主人在此倚栏远眺的场景，整幢大楼也因此显得轻盈。

3

暮年创业为城市的过去与未来负责

2001年的马勒别墅，沿街琉璃瓦都已经遭到严重破坏，原本红黄相间的墙面剥落，有些地方还被刷成了白色。可是，修缮马勒别墅就难在一点历史资料都寻不见，连了解其貌的人都早已不知所踪，仅有的一张总平面图上画着两根线而已。“怎么办？只能靠建筑师的观察，把没有遭到破坏的地方与破坏得比较严重之处反复比对，论证分析，耐心地缓慢地修。”令章明头痛不已的是，漂亮的墙砖最初生产厂商在国外，肯定停产多年，墙面上的砖坏掉的缺掉的，一块就是一块，到哪里找修补呢？章明四处转悠，转到了花园，低头发现花园地面上居然铺有与墙面颜色相近的砖块，她欣喜若狂，赶忙找人把地上的砖撬起，一块块补到墙上，“只有自己动手脑筋啊，我猜想，可能当时的建造者就是多烧了一些墙砖，铺在了花园里。”

“洗去附在墙面的污浊，拆掉多加的阳台，玻璃顶上虽发现有一根细细的线，但也没有换，拱面玻璃太难得了，如今再到哪里去寻呢？80厘米厚的大外墙里，水管的走势要与水管相符，形状各异。”修缮马勒别墅之精雕细琢，绝不亚于一件精巧的艺术品。其复原后的效果，堪称“补天”之作，使之成为当时上海唯一收入东南亚世界遗产名录的住宅建筑。

“我们的本领就是寻找。”章明说，“老建筑起码都有几十年的历史，在这么长的时间里，它是会发生变化的，你要看得出来，哪些东西是原来有的，哪些东西是后来加上去的。”对章明先生而言，修老建筑，不仅要修旧如故，还要对未来负责。现在修一次，要让后面的人还能再用上一百年。

>>>作者手记

章明先生起身的几个瞬间，我发现，她的腿脚并不灵便，她说，左脚关节处早年就出了点问题，但是，显然，她用眼神与体态明确地向旁人传递出了信息——“不用搀扶”。

时不时的，她还是会模糊了具体的时间与地点，但那些年少时学习考试的经历和体验，丝丝缕缕，清晰如昨。她说，在同济上学时，有一堂绘图课，一位刚

刚学成归国的先生嫌她的图纸绘得过于清淡，随手就从地上抓起一把煤渣撒上图纸，立刻，白墙呈现出了黑灰相间的肌理，由此也就不寡淡了。先生们的洒脱她无法忘怀，先生们的严谨她也继承得完整。

温情与敬意，是章明对待历史建筑的态度。这些历史建筑让城市变得有故事可阅读，也正是这座城市的温度。